



宋珊

# 紅牆灰牆



# 紅牆灰牆

宋珊

百家出版社出版

# 紅牆灰牆

宋珊著

百家出版社出版

香港軒尼詩道郵箱20370

大華印刷廠承印

香港柴灣利眾街24號兆孚

工業大廈一、二樓

一九八六年三月初版

版權所有

H. K. \$24.00

U. S. \$3.00

# 前 言

這不是一部小說，而是血和淚的凝聚；是那個時代的寫實；是我的親身經歷。

我從未享受過真正的喜悅，却飽嘗了永恆的痛苦。我失去了愛的權利，失去了寶貴的青春，失去了人的尊嚴……在紅牆和灰牆內外，我所能失去的全部失去了，殘留下來的却是一顆永遠破碎的心！

即或是春天會到來，可我怎能忘却嚴冬？忘却那枯枝上殘留的在風雪中瑟縮的一片黃葉？這黃葉就是我自己。

最可怕的是對不幸的往事的記憶，最可慶幸的是將不幸忘却。然而，我終於忍受着記憶的痛苦，寫下我的傷痕，寫下人民的苦難。我吶喊，我詛咒，詛咒那可詛咒的時代……

記憶，是爲了忘却。

作者

## 目錄

「人民黨」風聲鶴唳（一）

被捕

審訊

第二次審訊

拘留所

反審訊

瘋子的歌聲

意想不到的見面

我被騙進了中南海（二十四）

被扼殺的初戀

卑鄙的伎倆

號裏來了個「大火輪」

頻繁的午夜審訊

### 在軍事法庭上（五十一）

接受軍事法庭的審訊

部隊裏的一件醜聞

拘留所裏的犯人

朋友當上了「人質」

由拘留轉為逮捕

### 往事不堪回首……（七十七）

母女淒苦相依的歲月

刻意安排的母女會見

媽媽的淚水給予我力量

未能舉行的婚禮

由「右派」到「現行反革命」

一雙關切的眼睛

小八號

### 第二百六十一次提訊（一〇五）

處長親自提訊

「你反毛澤東思想」

修女的悲慘命運

### 被判刑十八年（一二〇）

情況正在發生變化

七十六場批鬥大會

灰牆之內是另一世界

首次領教監獄文明

將隊長一軍

### 真假瘋女與教徒（一三九）

首長誘供

一個會演講的家庭婦女

真正的瘋子們

修女和教徒

搜身和印黑指紋

### 紅太陽下的陰天（一五五）

如此改善伙食  
監獄裏的星期天

廁所裏的「反標」(一六八)

年輕的女囚

追查「笑」

患難中的愛心(一七九)

寂寞的心靈

老教授心中的「歷史車輪」

她，在死亡邊緣上(一九四)

流氓犯成了反革命

「偽警察」之女

「一二·八反革命案件」

唯一的解脫之路

混血兒的愛情悲劇(二〇七)

歡樂，在愛的頂峯



愛情無法跨越的「軍人天職」

厄運從天而降

蒼天還有一隻眼

### 一刹歡聚的代價（二一九）

坦白檢舉運動

接見日

孤獨寂寞 空虛難耐

### 「紅太陽」墜落了（二三四）

外國參觀團的到來

九月九日的哀嚎

### 希望之光透進灰牆（二四三）

罪名又有了新鮮詞

「四人幫」是什麼東西？

監獄裏的騷動

### 春天來了嗎？（二五四）

---

法院來人提訊  
啊，「小八號」！  
情盡

# 「人民黨」風聲鶴唳

## 被捕

兩個獄警猛把我推進監房，重重地關上鐵門，上好了鎖。我無心看這個監房裡的一切，坐在蓆子上面，閉上雙眼，緊張地思索着剛發生的一切……事情發生得那麼突然，那麼莫名其妙，可又在我的意料之中；想起來是那麼矛盾，但發生在這年頭，又是那麼自然！

八個便衣警察突然闖進我的家裡，對我宣佈：「宋珊，你被拘捕了！」我問道：「我犯了什麼罪？」回答我的却是一張伸到我面前的拘捕証。我只好伸出手來接了它，並在它上面簽上了自己的名字。這時候，一對雪亮的手銬飛快地將我的雙手鎖住了。我不禁一愣，但隨即一笑。給我上銬的人厲聲問道：「你笑什麼？」我平靜地回答：「你們是不是小題大做？我又不曾飛檐走壁逃跑。」那人又說：「有什麼危險物品自動交出來，我們要檢查你的房

子。」我回答：「請便！不過我有一個要求，眼下爲了照顧一下我的家人，等一下我上車了再給我戴手銬行不行？」「你能不能老實？」「你們放心好啦。」他們互相看了一眼，「好吧，」那人說，「你保證老老實實地跟我們走，這手銬就可以先除下去。」說着，就把手銬給除下來了。

吉普車飛速地行駛，路上的行人也匆匆地趕他們的路，他們可能往家裡走，我却是離家而去，但是我並不羨慕他們，他們似乎是「自由」的，可這「自由」與「不自由」之間究竟有多少差距呢？

我眼前閃現出臨行時母親的那張蒼白的面孔，那雙痴呆而驚恐的眼睛流下串串淚珠，可憐的老媽媽！

當然，更主要的是我要思索拘捕我的原因，以及面對的一切，我應採取的態度。

## 審訊

沉重的開鎖聲響起來，鐵門打開了。獄警衝我喊：「六三八提訊！」我的名字已變成了三位數字了。這裡管警察叫「管教」，這位管教將我押到了提訊室。提訊室是個一百多方尺的小房間。正面高高的審訊台上坐着一男一

女，右側坐着一個記錄員。門口的左邊牆角有一個圓墩，心想這大概是我的座位，不等他們開口我便坐了下去。我環視了這個小房，所有的窗全都裝着鐵柵欄，除了審訊台和我的坐墩，別無他物。

審訊開始。那一男一女首先向我交待黨的政策：「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，拒不交待，死路一條。」「問題不在於大小，關鍵在於態度。」而後就審訊道：「宋珊，你知道爲什麼來到這個地方？」「不知道。」「政策已向你交待過了，用不着我們多講。今天第一個照面你就非同尋常。解放二十多年來，我們曾逮捕過無數犯人，可還沒有遇見一個犯人提出要求不戴銬的。所以我們還是開門見山，你講吧！」

我不出聲。「爲什麼不講話？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是不會讓你到這裡來的，從寬從嚴就看你的態度。講吧！」

我還是不吱聲。「宋珊，事到如今，不開口也不是辦法，你要像竹筒倒豆子一樣把問題全都講出來。我們這是給你機會走從寬的道路。好啦，你講吧！」

我說：「我不知道你們要我講什麼。」「真可笑啦，我們會平白無故地把你抓來嗎？林勇是怎麼回事？」

林勇！原來林勇出事了！他們是爲林勇把我抓起來的！

「林勇是怎麼回事你們去問他自己好啦，我怎麼知道呢！」我擔心起來，

林勇……

「宋珊，今天我們請你來不是想把你怎麼樣，主要是讓你揭發林勇。林勇已經不是什麼軍代表了，他現在和你一樣坐在犯人席上交待問題。我們看你年輕，又是女的，希望你徹底揭發他們的問題。政府會考慮你的，不會把你同他們一樣看待！」

「我沒有什麼好揭發的，隨便你們怎麼看待我吧。我只知道林勇是軍代表，是個十五歲就參加革命，經歷過南征北戰的革命軍人。」

他們反反覆覆講他們的政策。我不理不睬，陷入了沉思，回憶起一次與軍代表的談話……

那是一九七一年的春天，一天剛剛吃過午飯，警衛員小陳來叫我，說軍代表請我到他辦公室去。和老林相處半年多了，幾乎每天都到技術科來，叫我去他辦公室還是第一次。半年多前老林來我廠蹲點抓一項工程上馬。技術科由王總工程師和我負責工程設計。我們每天要工作十三四個小時。還有四個技術員複製圖紙和收集資料。工作十分緊張。老林每天都要到技術科詢問

進度中存在的困難，我們相處已經很熟了。我發覺他不僅是個軍人，而且是位很有才能的企業領導。他身材修長，皮膚白淨，一雙大眼睛炯炯有神，他的談吐高雅風趣，態度平易近人。同志們都喜歡他，對他的品評是：軍人的氣魄，知識分子的風度。

老林見我進來，忙起身給我倒了一杯茶說：「知道你喜歡喝茶，剛剛泡好的。」我道了聲「謝謝」，他微笑地看看我說：「小宋，今天請你來不是談工作，我們相處在一起已經半年多了，還沒有找你談過話。但是在日常的接觸中我早已發覺你是一位很健談的同志，是我以往接觸過的女同志中最健談的一位。我們今天隨便聊聊，談談你自己。你不怪我這樣向你提出要求吧？」我不知所措，不知該如何回答他。他馬上又接着說：「小宋，聽說你已經提出了入黨申請，聽說有些阻力，你對這有什麼看法？」

我回答他：「我的入黨申請是不會被接受的，這點自知之明我還有。我之所以要這樣做，無非是爲了減少一些對老程的壓力。一個黨委書記重用一個右派分子的妹妹，階級鬥爭的弦沒有繃緊。我這樣做起碼表示我願和右派的哥哥劃清界綫。」

老林說：「你這個動機太幼稚了。加入共產黨是爲了成爲一名堅強的無

產階級革命戰士。」

「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不一定要以共產黨員的稱號去鑑別。」

「好，說得好！」他開心地大笑。接着又說：「你隨便談，談談你的家庭，你的過去、現在和你希望的將來。」

我將頭轉向右邊，眼睛望着窗外，還不曾有過一個人向我提出這樣的話題，這樣關懷我。雖然我是那麼不願意談及我的過去，不願也不敢觸及那舊日的傷痕，但我無法拒絕，還是開始談起來了：「我還沒有讀小學的時候，疼愛我的父親就去世了。家裡一貧如洗。我們兄弟姐妹和媽媽，孤兒寡母相依為命。小學還未畢業，大哥又被打成右派。被扼殺的初戀，使我至今還活在痛苦的回憶裡。我現在拚命地工作，為的是補贖那些不可知的罪過，但是將來則是茫然……」

天色漸漸黑下來，不知不覺幾個小時已過去了。我一個人講；他靜靜地聽着，從未打斷過我的話。我的話停了，四週一片寂靜。

他雙眼直視着窗外，陷入了沉思。我不再說什麼，靜靜地坐着。過了很久，他從沉思中驚醒過來，忙向我道歉：「噢，對不起，你的每一句話我都聽到了。你把我帶進了一個多麼不願意看到的世界！然而這都是現實。你所



談的自己的經歷，是對這個現實世界的控訴！……小宋，你是位好同志，工作上肯幹，任勞任怨。程書記多次向我介紹過你，你有正義感，多次幫助過他；因受他的牽連吃過不少苦，但你很堅強。我相信你對未來有勇氣，我也相信我們的國家會好起來。要看到光明。」

自那次談話之後，我和林勇之間的瞭解加深了。殘酷的揪鬥，羣衆間的互相武鬥砍殺，深深刺痛了他的心。他時時問我：「黨在向何處去？」有時他雙眼凝視着窗外，望着蒼天，久久無語，當他回轉過身來，明亮的眸子裡飽含着淚水。雖然他並沒有告訴我他在想什麼，但從他的沉重的嘆息裡，從他的「多災多難的人民」的低語中，我完全明白了全部含義。

平時的談話，當然少不了以文革為話題。我和老程曾多少次在他面前提出過：「爲什麼毛澤東要搞這樣一場毀滅性的革命？爲什麼劉鄧陶突然要被打倒？爲什麼江青在這個時候跳出來？爲什麼林彪那樣深得毛的寵信？共產黨是否執行革命路線？國家和黨究竟往何處去？」而老林却總喜歡回答這句話：「共產黨應該是人民的黨。」也許是自覺對黨一片赤誠，便常常在別人面前也愛說：「共產黨應該是人民的黨，應該是人民的黨！」

記得老林時常給我講，今天我們國家所走的並不是社會主義的道路，所